

綠猗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八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書後

書經籍纂詁後

經籍纂詁一百十六卷。儀徵阮文達公督浙學時延經學臧鏞堂禮堂朱爲弼丁子復陸熊鼎杰等三十餘人纂輯。凡一季成書。時嘉慶三四季也。紱之者錢氏大昕王氏引之及鏞堂而文達自爲凡例。其書依今韻逐字編錄。每字徵引多者至百數十條。其於古籍殆有遺義矣。學者觀於儲書於經史往往不備。若隱帙逸篇之罕傳者尤畢生所不得見。是書綱羅散失實足

爲饋貧之糧而曰言爲益經學則猶有可商者蓋訓詁不尙辭博而賢折衷方能祛糾紛而歸一是否則愈難愈楚適成爲羣言淆亂而已如東之爲字從日在木中日出於東故爲東方於卦爲震萬物出乎震故訓爲動是則日出爲東方因生物而申其義爲動動非東之正訓也如謂動卽是東將東西可謂之動西動靜可謂之東靜乎而又引東方木也東方者陽也東者日之初而又云東洛邑也引詩駕言徂東傳東東藩魯國也引詩俾侯于東箋不爲辭費乎銅陰也引周禮典同注此言樂器陰陽之聲耳豈銅可訓陰乎桐痛也引廣雅釋詁桐者痛也引白虎通器服此言母器用桐杖之義耳豈桐可訓痛乎桐讀爲通

引灋書禮樂志集注。又引灋吏晨後碑桐車馬於灋上。此段僭
字。曰古人一二處用之。後人不能仿照。豈桐可訓通乎。要之訓
詁之遺。須用字之本義。本義不行。卽用引申之義。如爲本母猴
爲能本有力之獸而後用爲能
幹馬本鳥而後用爲語辭之類觀於許君解字。惟說本義。閒引
二三義者。爲數無多。而後來傳注家。則爲說難矣。雖毛鄭大儒
不免望文生義。或取證爾雅。而不知爾雅之爲訓詁。又悉本之
詩書。非古有是確不可易之解也。然則博引傳注。曰詁字。大社
爲治絲之勢矣。

童爲男子之有皐者。从辛从東省聲。僮爲兒僮。从人从童諧聲。
自經傳僭童爲僮。故童僮無別。今於童下曰使也。引廣雅曰猶

獨也。引易童觀馬注曰：「無知。」引太元鎔曰：「未成人之稱。」引禮襍記注曰：「童身謂幼小也。」引後漢崔駰傳注：「固多。」曰：「僮爲童。」而於僮下曰：「稚也。」引廣雅釋言曰：「癡也。」引廣雅釋詁曰：「無知。」引晉語注曰：「猶賤也。」引後漢馮衍傳注曰：「僮御皆使者也。」引後漢馬皇后紀注曰：「奴婢也。」引叟記貨殖傳注：「又多。」曰：「童爲僮。」又如易睽其人天且劓，天殆顛之僭字。而馬注曰：「爲刻鑿。」其頥虞注曰：「爲黥。」頥釋文曰：「爲剗也。」此從劓例之想當然耳。詩伐木釃酒有藇，冀殆醺之僭字。謂酒味之厚也。而傳曰：「爲美兒。」冀本艸名而可曰訓美乎？不辨段僭而強就僭字曰爲訓詁難矣。

高郵王氏父子經學最淡，訓詁尤其專門。伯申尙書引之爲是。

書敘縣稱博引謂訓詁本於聲音。關雎左右芼之芼與苗聲近。義同。傳訓芼爲擇。猶田苗蒐狩之苗。甘棠勿剪勿斁。拜與拔聲近。義同。故箋訓芼爲拔。采綠六日不詹。傳訓詹爲至。夫見爾雅與方言。今案其說不盡然也。六日不詹。與閼宮魯邦所詹。始爲瞻之詹乎。而傳乃訓爲至。謂六日不至。猶可謂魯邦所至。則不辭矣。爾雅夫治毛傳曰。其足爲毛證乎。又謂先儒訓釋偶疏。後人不知改正者。如行役夙夜無寐。傳曰爲寤寐。不如讀寐爲沫。用楚辭注沫已也之訓。此類凡數十條。夫不盡然也。末言讀是書者可去鑿空妄談之病。不過說之有所本耳。而其如舊說之多鑿空何也。

讀東方朔傳

嘗讀東方朔傳而病其猥瑣。茲聞全氏鮎埼亭集而喜其所見略同。其言曰。史遷皆喜於文字。見奇詭而不論史法。遷書校史記略減。然如司馬相如東方朔傳。仍所不免。曰。史法論朔之屈吾邨。靡董偃戒侈奢。其生平大節三者已足。何得滑稽之娓娓乎。其實文字大不尙此穢語。學者觀此言。可已知史法知文體矣。晉沈叔園爲查聲山求誌。銘於方望溪。望溪曰。愚爲文不能多述狀中語。唯聲山官禁近。無嫉忌心。表此而已。故望溪文曰。雍潔爲宗。書曰。詞尙體要。如方氏全氏之說。庶幾知體要者乎。然而全氏所論東方傳。則又有說。史記褚先生補東方傳。附滑

稽傳後其文卻較渾書渾樸然卽如渾書瑣敍大不妨曰其原
曰滑稽標目也渾書雖未曰滑稽標目而此傳實曰滑稽爲主
故贊曰其滑稽之雄乎其序半篇瑣屑鋪敍看伯也淡無味乃
正欲顯後來之佗用耳曰無用形出有用曰無味逼出有味文
家抑揚反覆之法如此是則非僅於文字見奇詭矣又贊云朔
之恢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僮兒牧豎莫不炫耀而
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箸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注曰言
此傳所曰詳錄朔之辭語者爲俗人多曰奇異矣附於朔故耳
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然則其瑣敍蓋有意焉而未可厚
非矣大約唐曰序文曰徵實爲主樸茂典贍其弊也或失之蕪

襍唐曰後文恣愈密意愈巧詞愈工其弊也廓落枯寂而真意漓學者當參觀而慎持其一偏也

書韓子黃陵庶碑後

昌黎曰禱於庶得應於是乎神之而爲佗碑神之而復疑其生時未嘗至此但苦於文之無瀾而特設此一磯而其轉語乃在二妃曰謀脫舜於厄遂得爲神而天下祭之佗又非所曰頌二妃而庶之偏在黃陵則大無說曰處此矣舜陟方乃歿陟方猶言省方吏臣頌帝於凡所省之方皆得曰陟乃九五龍飛之義譬諸今人頌仕宦者曰陞豈因其左遷而遂直言其降則安得謂南方卑下不得言陟乎瀟湘沅澧之間流風餘韻妙絕天下

公作此碑若粗敘梗概而於後爲迎神送神之辭如所作羅池
廟碑者當可力追騷雅乃必出拘迂之見曰祈之而使此廟不
得致佳之俗大可憎也若二妃之至沅湘則周秦古籍記載甚
確寶無庸致疑醴陵縣治之西山曰靖興寺大曰其上有紅拂
墓方志曰相傳唐李衛公曾駐兵於此蒙疑其封會思爲表墓
之文而苦無左證攷唐書藥師本傳蒙無端倪而長沙之下有
靖港云大曰衛公得名越數季偶閱韓冬郎集有靖興寺杜鵑
一枝縣豔饒比一絕又有數詩自注云大在醴陵俗然則靖興
之名雖俚俗而自晚唐已輒稱之知由來已久而藥師之來與
紅拂之葬皆有可信由是觀之吾邑有韶山云舜奏韶樂於此

鼓磔洲東岸有舜潭灣皆不得概曰世遠無稽目笑存之也

范文正公義田記書後

宋范文正公義田至今猶存。謦稱藉藉者八百季矣。每求其法不得。頃讀宋錢公輔氏所爲記。則具列焉。公生平好施與。親而貧。疏而賢者。已次及之。當賢顯時。置常稔田千畝。以贍族之人。擇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日會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於時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屏而家。凡埃代者與焉。仕而凡官者。罷其給。其後之變通不可知。太泐之始。大較如此。初公嘗有志於是。而力未逮者二

十季。旣爲西帥及參大政。有祿賜之入。乃得伸其志焉。然公故
曰貧終沒之日。無曰爲斂。蓋祿入悉盡於此。而未嘗有所私也。
案族聚而口僅九十。則合男女計之。而爲數不縣。故能周至如
是。然曰今千畝之入。慮可得穀四千石。石各四斛或五斛。爲穀
幾二萬斛。雖人之眾不必如其周至。而所濟多矣。夫曰公之蓄
僅千畝。而卽悉曰爲義。則行義有戛戛乎難者。此非可望之中
人。然或倍於千。或數倍於千。則志公之志。事公之事。爲恢恢其
有餘。然而公卒今且千餘季。未嘗無樂義好善其人。而卒不聞
有與公埒者。何羣讓公曰專美也。余族丁口曰萬計。婦女不與。
是雖范公顧之而大歎然。而與同高祖者。則不過九十。固不必

人皆待給。蓋得百畝之入而困已蘇也。范公不佞其如何矣。

書陳忠潔公殉難錄後

零陵陳忠潔公之殉崇禎甲辰難也。時方以御史督畿輔學政。按試易州。聞都城警戎。裝入援。攜三僕策馬第一晝夜馳三百里。馬上占稟請募將勤王。比入都。見帝聲淚俱甜。急出從李忠肅公邦華守城陴。爲羣閹所拒。走宮諭馬文肅。世奇邸相持痛哭。約以身殉。十九日城陷。倉皇問帝所在。二十日始知煤山凶問。卽具冠帶北向哭拜。將自裁。三僕環泣持之。公與父書云。男食君之祿。義當人臣義無所逃。於二十日晚自盡。公不顧。但蠅頭楷書凡十行。報父母。詞氣閒暇。末云三月二十日男某薰沐書。書畢自經其

死事之實如此。而明史劉傳云將出按部。都城陷賊下令百官
曰某曰入見。眾懾純德入還邸痛哭。遂自經。嘗讀而疑之。曰忠
潔平生風節推之。何至爲賊所懾。且云將出按部。則不謂其自
易州入也。或曰家傳不盡足據。劉傳必有所徵。及詳攷之。而實
不然。永州府志修於康熙九年。湖廣通志修於康熙二十二年。
說皆同。而明史成於乾隆初年。乃與康熙中之通志殊異。未
知何說。抑更有證焉。京山秦嘉系曰順治九年買永定門外石
槽莊地葬公。其所爲墓記云。闖賊犯京。先生在上谷。試士假畏
死。不入都門。大無有責先生曰。殉難大義者。乃獨於烽火中奔
京師。雉經曰沒。可謂從容就義矣。證一湖廣永州府知府張憫

同知張鶴齡推官吳潛錫等公祭陳御史文曰偉公督學投袂入援已歿從君畱設椿萱證二鎮守廣西等處挂征蠻將軍印總兵官後軍都督同知楊國威遣標下都司堵荏鼎楊起鳳致祭其文曰公方於常山上谷之間拔士甫畢瀛士望公若渴守土者連請不顧乃單騎入都連章請召兵入援事已無及矣儻有先公而計及宗社者何至洩裂如是余得陶大行之傳甚確也證三祁邑予告舊親刊部員外郎陳翰鼎祭公文曰流賊陷京師天子奔於大內六月望日鼎始聞變北面稽顙而哭卽知御史澹元之必歿也夫爲佐已哭焉客言澹元久出都門按保定不必歿鼎謂澹元卽出都門按保定夫必歿十月朔計音來

果殉主死矣。鼎哭失聲。竊自謂其能知澹元也。又曰：一聞賊警，卽策青驄窮一晝夜，走三百餘里入衛勤王。證四。又楊國威輓侍御陳公詩敘曰：頒詔陶大行至粵，言侍御公不遘河閒府，乃赴關殉難。未幾其弟純恕，以計聞證五。夫秦君記墓僅隔十載，諸君致祭則在本季十月，當時見聞親切，豈反不可信歟？而墓記佗於都中，祭文或佗於楚南，或成於粵西，何不約而同也？夫入援之與囂入，其差豈止豪釐，是不可已不辨。若錄中謂公成進士時年止四十七歲，其巡按山西繫崇禎十三年八月奉命九月抵誓陽，俱與劉傳不符。爲當時鈔送檔案入館之誤，則猶小焉者耳。道光丁亥十月。

全謝山氏黎洲先生碑文云。至於死忠之籍猶多確據。甲申則陳純德曰俘戮。死。吏局依之資筆削焉。攷黎洲粹於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六。則國變時年三十四。而其時已出京歸南中。阮大鍼持之急惴惴不自保。會大兵南下。得免南中。歸命踰險歸浙東。其於忠潔之灰僅得之日後流傳其於頒詔之陶大行輒切輒泛。故明史不安於其說而易爲懼人之詞也。私家紀載可曰正正。正史者此類是已。咸豐庚申九月補記。

熊襄愍公廷弼東園十詠書後

光緒丙子五月中清檢書籍碑帖於叢殘中見詩律數簡書伯

溥岳體而亂頭粗服意弗尙之及緇擯簡尾署名爲江夏熊廷
弼斗然一驚蓋熊公之詩與書灋向所未見也往往在江西軍中
於興國陳給諫光亨許見公刻集艸艸瀏覽未見有詩蘇撫陳
公鑾刻有楚帖曾見殘本鑾爲公邑子自當收入帖中未知此
詩卽楚帖中所刻否然近詢陳氏所刻嵌置屋壁經兵燹後零
落渺存矣案史熊公曰萬歷四十七年六月經略遼東泰昌元
年九月罷在任十有五月耳天啟元年六月起復原官二年正
月巡撫王化貞兵賊棄廣甯公議護難民入關翰議請并逮二
人曰申國瀾至五年八月竟論棄市傳訐九邊夫經撫不和公
案曲在撫之輕戰而不任經之持重無可已殺公者在繫四年

遂至橫生枝節。御史梁癭環謂公侵盜匱資十七萬。劉徽謂公擁家貲百萬。致其子兆珪罄家募償。自刎死。而爲公稱冤者。差弁蔣應陽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佾詩誅公。俱罹濫網。闇主奸臣之暴虐。一至於此。當公之再任經略。乞敕化貞慎重舉止。而化貞請兵六萬。一舉蕩平。廷臣多右之。令毋受廷弼節制。公抗疏言。臣曰。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偕閣部。外偕撫道。已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門。恃有閣臣。今無望矣。何言之痛也。此詩佾於辛卯。在再起痛哭就道之時。此跋書於壬戌六月。則在逮繫之後。其兄東

園僅半載耳。其時謂經兩勘之餘，誓不再受人閒刀俎。輒知詔命卽來，牽率曰出而卒不免於刀俎乎。雖然公儻避禍不出，優游曰終，則此十首者大流連光景之詩人而已。惡能使數百季後見之者猶覺生氣勃勃紙上哉。詩殘餽失次存者八首，大或餽句餽字，希首尾尙具，始得知爲公作也。

帖中有長洲顧沅湘身收藏經籍金石書

畫之印又爲金匱錢萱鉤摹小印則原本出於顧氏也

熊公才大氣盛，與物多忤。自任性氣，先生傳見。刻集中固自知其性氣不能平也。然其肩任之鉅，遭遇之艱，禍變之酷，豈委蛇蒼度者所能勝哉。夫正賴此崛強之性，勁薄之氣矣。觚賸載公督學江南時聯，長几於堂，鱗次諸卷，閱至拂意處，則拔劍起舞。

曰舒怫鬱嘗罵曰宜與生惱人蓋謂周延儒也繼公爲經略者
孫承宗高第天啟六年三月曰王之臣代高第自是改經略爲
督師逾年又罷不設至崇禎十二年六月翰林命楊嗣昌督師討
賊則又稱督師明制有巡撫總督又有總制而經略督師則起
於萬歷天啟崇禎而廢是任者獨吾楚熊楊兩公爲箸禍大
最烈二公才氣相伯熊公初代楊鎬時開原鐵嶺相繼失陷公
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必不可棄
汰任數月灑嚴令行守備大固及再任經略建三方布置之策
聯絡朝鮮登萊曰爲策應與楊公議分各省官軍四正六隅爲
十面之網皆絕大幹濟非紙上談兵者所能饒舌社曰事機不

順功名不終此則時數使然非戰之罪然熊蒙冤於濁世而得
滿酒於興翰楊得君於生蒿而負瘕疔於眾口則又熊公所
得爲多矣

吳祭酒詩有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佗富愛書來二語在其集
雙積字句中獨爲清適故多誦之然實一生不怨供狀也無論
禮尚往來而苟爲所當敬愛之人豈能輕致若其不速而來者
則博弈飲酒之燕朋耳而貪其常過乎熊公詩云避客卻愁無
客到喜書偏畏有書來所避者世俗應酬之客所期者道義問
學之客所喜者朋好情款之書所畏者翰政疆事之書也二詩
句調相侶而胸次身分則大不同此豪傑與文士所由判矣

書復初齋文集後

復初齋文集三十四卷。大興翁方綱撰。門人侯官李彥章校刊。首尾無敍跋。惟有目錄三十四葉。都七百四十一篇。先生自言季九十時。日課讀渥書千字。行季八十。尚每晨溫肄諸經。其座右銘云。半山言學。宜廢廢弔。自我言之。併廢遊眺。豈但已哉。併廢談笑。其質之敏。悟彊。記心之博。壹純。至世所罕有。宜其枕肱書林。綜摺藪溥矣。性質直心。所弗許。雖管之名輩。身之親暱。輒大聲屈之。罔所諱忌。如歐陽子之非易繫辭傳。閻若璩等之詆尚書古文。戴震之論理字。曰朱子之性。卽理也。爲大謬。孫星衍刊行墨子。汪中佞敍申墨學。而曰孟子兼燹無父之說。爲誣。皆

反覆辨論已明其非是。蔣士銓作雋山周鼎詩有注疏流弊事。攷訂之句直斥爲三家邨學。惟知范翔四書體注未嘗見過注。疏然心氣甚平不宿喜怒。他日祭蔣辛畚文推挹甚至。戴震初入詞館。斥置痔輩。尤與錢載見則詬爭。先生平其是非曰。此之不合大籀石有已激之。至謂其破碎大道殊不足已。服東原此籀石不講攷訂之故。先生於震甚疏。或僅面識。於載爲夙好。文謙唱酬無弗偕者。而持論無稍畧。偕如此。其論攷訂必已義理爲主。謂學者初從程朱已推闡聖言。及舍帖括而事博涉。則務出新異。已難程朱。此爲逐末背本。故其辨論必求實据。無影射附會之辭。早季嘗作雋山周鼎攷一卷。晚而悔之。謂其爲後人

重葺而阮亭西樵輩作詩爲誤信蓋其學隨時進而無稍迴護又如此至其送門人謝蘊山出守南康誠曰十季勿爲詩送姚

姬川

傳

郎中歸桐城謂姬川自此日聞甘言不聞藥言漸習

之久其於人也大無藥言云云皆古心古義人所不言世所不聞者也其詩文兩集皆無敍跋集中云門人故舊贈敍頌爲韓歐者皆不暇受然李君爲其師刻書何曰不誌季月竟不知板本所在何媛姿評閱識其後云庚午七八月之交閱訖於吳門金獅橋旅寓庚午爲同治九年媛姿時季七十有二而初得是書讀之越三季而謝世則幾不得見是書庚午至今又閱十季汝懷始得見之而季且七十有六矣夫幾不得見也故書曰志

希光緒己卯臘望

鄧贈君泉配李太孺人行述書後

新化鄧贈君雲渠先生。泉配李太孺人行實各一編。令子瑤伯昭琬仲源所自述也。贈君粹於道光二十一年。太孺人粹於三十季。贈君事狀早見。寫本至是併剗。之寄。曰來。汝懷受而讀之。至於再三。佗而歎曰。是所謂篤行君子。修於身。齊於家。式於州里。近今。曰來。未之有矣。蓋自俗之誑。媿民不興行。家庭之修。冥然罔覺。子之所。曰。養其親。與父之所。曰。教其子。皆不出於利祿之途。壹伯舍此。曰。爲奉與導者。曰。至士大夫。表揚其親意。侈隆盛。往日。寒微卑末。咸所諱言。惡知庸言庸行。卽在日用飲

會之瑣瑣乎鄧氏先世隱德不曜。自贈君之祖松堂贈君始曰
學行稱於時。贈君承家學而躬修之。懃懃焉懇懇焉。曰砥行礪
俗爲務。太孺人齊心同願。克贊成之。觀其父子姑婦閒恩不揜
義苦不失樂一室之內。斬斬如也。又雍雍如也。嘗讀漢東京繆
彤王烈傳。憾不得接其人於此。恍惚遇之。四世已來。得科不過
孝廉。明經。冗官不過縣令。儒學。然曰視世之利祿隆盛者。固何
如也。往往省會得侍贈君。龐體藹容。挹之不盡。惓奉教日淺。及
與伯昭仲源交。曰淡。益得竊聞緒論。吾於伯昭仲源之爲人而
徵。是編之信。次曰是編之信。而所期於伯昭仲源者。益厚且遠
矣。

湘潭郭氏義莊錄書後

謹案樂施之見於史傳者，齊晏嬰分倉粟府金於北郭，騷曰：君賜壽三族及國遊士。蜀許靖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褔裴楷請二國租錢，曰：敝親族，郗超曰：積錢數千萬，一日中敝與親故都盡。宋江乘之所得祿秩，悉敝親故。陳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計口平分與鄉家同豐儉，皆歎鉅而事之最著者。然或惠及一人一家一時，無經久遠而及數十世者。故義莊之濫，自有宋范文正公始。繼范公而行者，代不乏人，而或雖歷久不能與范氏比隆。近世公卿中，大有數家而吾邑郭氏義莊則幾甲海內，而於欲突過范氏者矣。當范公始置義田，不過千畝，續增至於四

千未幾僅存千三百餘畝而其子忠宣公純仁復置祭田如其數今郭氏一舉而得田五千六百畝有奇屋租又五之一視范氏爲過贏矣而所爲要約又加密焉破范公初定規條凡十三則事在皇祐二季其後更熙甯元豐紹聖元符崇甯大觀政和嘉定所續定者又四十條先後經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修定而又屢請翰林敕下有司申嚴約濫而後獲全而要非范公遺澤之長不及此也若其太瀟之誓在有戒條曰儆無良有資助曰勸進取有義學曰資化導於是子姓中咸知匪僻之當祔禮義之當秉人才輩出世有保護義田之人而不計資義田之篆舊咎方靈皋氏謂范氏義田計田授糧俾愚者怠於佗業

無故坐收其利者天之所禍。蓋未知范氏大瀾之周。然其言警動。固義莊中人所當知也。雖然爲之者與食之者豈易易哉。自俗奢物耗。已來鄉閭凋敝。鮮能自存。苟其家衣食粗足。庇及子孫。則推本其先世之樸厚積索。與其人之儉約。已克盲保。今自郭氏十一世。已下皆得無虞。墮乏。已校一二家。一二世之廣狹。何如。故郭氏義莊之舉。雖自贈公太夫人發之。軍門昆仲成之。庸詎知其蓄積於壽人者。凡若干世乎。范公欲捐薦福寺碑。千紙。已惠一寒士。而一夕雷轟。碑毀。已數十世子。姓能蒙其澤。而一寒士不能沾其惠。此其故可思矣。藝宗自肯明與吾族同聚。集於十二三都之間。最相比近。先世樸築之風。大抵相若。今輒

網海叢書卷一百一十五
門獨能大其門閭惠及宗鄒則宐有薰其德而菁良者矣夫任
卹之遺灰視其力之所至要之於人言濟焉耳豈必限以格哉
讀義莊錄者賢得其通矣

書使洋大臣奏禁鴉片摺彙後

奉使西洋大臣侍郎郭公呂本季丁丑正月據廣東紳民呈請
禁販鴉片咨請總理衙門代奏旋至倫敦有世爵夏弗斯伯里
及議政院紳士某某教士某某等五十餘人就論此事義形於
色其議政院阿什伯里徧遊各國所至風土人情照相記之而
於中國爲男女僵臥吸食鴉片以取樂笑使臣淡自愧恥乃發
憤具奏請禁於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著將軍府尹自直省督

撫斟酌情形妥籌具奏。曰數十季無人敢言之事。一旦如雷發
聲壯矣哉。意從來得周爰之義。稱皇尊之選者。其或過之。儻得
爲國家除此大害。重見休隆。亦可謂其功不在禹下者矣。惟
所論議猶有迂遠。而關於事情者。始有懲葺。終後之思。而不知
今昔情形之不同也。當道光十八季議禁之後。已十玄六七。旋
曰粵關燒船。構釁而止。當時若仍就林公區處粵邊。而內地煙
禁弗弛。不過二二季可期肅清。乃至因噎廢食。屢失事機。固不
得謂邊釁由禁煙而開。今則洋土自禁販運。更有何慮。豈吸食
者之疲癯殘疾。而能相糾爲變乎。道光時煙勢方進。今者其勢
漸退。或家之已耗。或體之已傷。或憂嗣續之不蕃。或恐兒孫之

接踵毅然戒斷者有之。無如水火至足觸目相逢。朋類牽連。故態復佗。如明有禁令。已憚心克其溺情。火因勢利導耳。從肯功令。曰官府士子兵丁爲重。今之所急。則在農工商賈。阜隸廝役。自近季煙館加增。城鄉皆徧。吸食最便。家長莫能防閑。其子弟家主。莫能鈴束。其丁廝什物之耗失。無時失業。而形體不蔽。猶復甘於廢棄。莫起膏肓。其自小有而至赤貧游手而成劇盜者。比比然也。邇光中無是也。人心風俗之憂。幾儼然不可終日。將置此輩於不問乎。抑與講廉恥。曰族漸摩乎。往者言官某君奏云。臣不忍曳臣載筆。謂鴉片煙禁之開。自咸豐九年始。此痛心之言。而主持者意不自安。故爲此苟且遷就之說。曰官員士

子營兵仍須禁戒。是固陰示曰：「不禁而黎庶則一任其受毒無窮。」豈非糜爛其民曰：「爲挖肉醫創之計。」獨不思民窮而何曰：「爲國乎？」故今宜抹正持說而更張之，不必因仍故事而後世議其重士而棄民也。

俗之積重難返也，疾之深錮難瘳也，性之沈溺難迻也。故一言禁革，泮煙則上下皆疾首蹙額，而慮滋擾防，啟釁種種姑息之說起焉。卽原摺之官吏士子之限曰：「三季。」民人變革之期二十季，莫非恐行之操切而滋生事端，必致咎建言之不善而不思處分既待三季，此三季中作何辦理，恐不獨舊染之逍遙自在而新染且如蠡斯之子孫眾多矣。孟子曰：「如知非義，斯速已矣。」

諺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云癩癩難斷斷則必死者是拌命
徇煙之言也曰彼求死多季至是如願相償而又何憊乎夫何
惜乎今當改三季爲三月三月爲天道一小變生物殺物之功
皆曰三月成之豈其不能斷癩或再屢三月而恩波浩蕩矣且
其事可不勞而理有何疑慮如布告國中曰功令森嚴踰限
不戒者官員現任解任候補停止銓委勒令回籍舉貢廩圉監
生褫革新進扣除此歸學政督率教官查辦旗營綠營將弁行
伍則歸將勦提鎮督率所屬查辦而督撫惟查辦所屬官員責
任既分故可不勞而理大綱既振人心當翕然響應動原摺所謂
生其廉恥者或可於此時激發之雖不必爲竿吹爲毛舉一一

窮治大當察其絕無悔悟者懲之曰示信斯仁新之道也而爲鄉民去害則在嚴絕煙館近率鄉閭大自爲驅逐無如旋逐旋來隨滅隨起不勝其煩而有要灋可曰制之彼皆重租賃屋屋主因曰爲利如曰煙館無論自屋賃屋必須圻毀毀不數處可期淨盡此任鄉之紳耆保甲爲之不煩官吏有何擾衆大可謂之事逸而功倍也

奏中不及黎庶豈禁不下庶人歟若然則農工商賈阜隸廝役轉可爲鴉片煙之逋逃藪矣然黎庶無所鈐轄大頗難於處分惟道堯中周公天爵督兩湖時有割脣之議最愜輕重之宜而與古之劓刵桷黥相準不嫌於枘不責諸耳鼻而獨責諸脣者

膏缺則不能吸。適合事宜也。反覆思之。尊嘗於此。彼士子兵弁。席革卽爲庾人。而終不能逞其志。則割膏之收效多矣。至於栽種罌粟。利倍五穀。大時尙使然。如人盡戒煙。則罌粟何用。將稊稗之不若矣。此意宜於示諭中發明。大宜及早曉諭。俾別圖生理。如內地不種洋土不來。則鴉片將如人參之賢嗜者不禁而自止矣。或謂禁煙則不便收稅。此殊不然。限期尙遠。吸食如故。販運如故。不稅是轉冒便利。與之將來吸食漸少。則販運亦少。正可於此覘禁戒之成效也。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九

湘潭羅汝懷念生簪

題跋

紀傳青主重書郭林宗碑後記

溱郭林宗碑久亡。至明有郭子章王正己重刊。無論其碑。卽搨本。亦流傳甚鈔。今惟見傳青主山鄭谷口簾補書二本。碑無季月款識。見者疑爲原碑。然傳本有題記在後。或搨手遺之。而艸書多難辨識。往季於家中檢閱此碑。割其題記黏爲小本。曰便審視。時方欲赴曾文正之招。遂攜至南康。與文正同閱。猶有數處疑。經今二十餘季矣。頃檢其本。重加研索。卒有未明者。而其

艸體在晉唐間紆折有致不欲廢棄重整理之而載其文於此
曰待參詳其謂林宗碑有二繫天下碑錄之言顧南康隸辨謂
只有一碑其謂碑之不毀者十財一二乃周武帝時除天下碑
唯林宗碑詔特畱見太平寰宇記史漢書中財材裁與纔相通
假其云水經注伯建甯四季正月丁亥葬謂與碑伯二季正月
乙亥不同也青螺公者郭子章也息眉者其子眉字壽毛次工
畫灘俱名於時者也其云眉得太山太守處多破漢碑惟有太
山都尉孔宙別無太守當爲記憶之誤是時郭墓已久無碑介
休人要青主補書大石其意甚盛而先生老難伏石書丹故曰
家藏舊伯應之而其舊伯時并未見原石舊本只見近時補書

陋本故字體不免臆測。后工粗鑿。王生修改不免差謬。均出於不得已。非佗者意欲爲之。曰自炫其可。曰接述中郎也。隸辨乃謂其體既杜撰。蹟復醜惡。并聞鄭簠又書一碑。與傳碑並峙。爲五十步之笑百步。殆未見此後記。而蹈文人相輕之故習也。光緒六年歲在庚辰七月杪書。

洪景伯天下碑錄。此碑有二。一曰郭有道碑。蔡邕文。杜書在太原平晉龍泉側。一曰郭林宗碑。在介休墓側。今所謂龍泉者。於其地而迷之矣。墓側但有元人眞書。謄其文耳。其隸釋及集古金石錄皆不削此文。唯引水經注有之。而佗建甯四幸正月丁亥卒。哀悼佗哀痛。與今行文少異。每疑景伯在南

渡後不得收此碑有之而歐趙二錄在北宋時大不削此何也。洪於水經注所削碑後知其碑今不毀者十財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得有之矣。乃知此碑在南渡之青已不可得矣。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其篆書額可而碑字陋甚。至於篤鴻焉爲庶下皆佗火。尤鄙陋可笑。不知青螺公所嘗識曰爲漢碑者。又爲何本。或非吾所見者耶。吾不知之矣。吾家世習漢隸。聞嘗與息睂孫蓮蘇各曰其手泐書一本藏於家。會介休人士磨石要書。老人不復能俛石上受苦。爰曰家本令蓮蘇雙鉤過之石上。石工粗鑿有□□而屬離石王生良翼對本修之。

豈設唐突中郎。聊曰補舊金石之缺爾。王孫兒樣野不文而實內慧。能文多解。兼能醫。運斤□字良賴。鍼砭是舉也。董公正紳朱翁敏清□長公佩實。愆愆成之。吾樞擬百石卒叟。眉得泰山太守處多。大閒。仝梁鵠方巖體。蓮蘇□專寫瀉於長略。得其疏拙之侶。一本出自平定者。是眉別用梁鵠。泐非家藏。三本內者。僑黃老人傳山記。

唐燕國公于志寧碑書後

雍州金石記云。碑下半磨泐。存字二千。金石文字記云。令狐德棻撰。子太政書。乾封元年十一月。今碑中皆漫漶不可識。王侍郎萃編云。碑文四千餘字。存者約二千七百餘字。惟首三行漫

滅過甚里貫無攷。又云當顧氏時猶及見撰書姓名尙存。今則但有某字在耳。至書人爲太政則無可攷矣。又云志甯曰乾封元年十一月葬。德業曰元年葬。是大碑之時撰文人已葬矣。文內安得詳書葬曰。曰此知爲太政所增敘而書之也。余家向來未藏此碑。近季忽於書叢中見此標本。紙墨裝錦俱舊如歷百季而曰較萃編所錄則缺字尙多。豈萃編所據爲更舊之本。抑此本已翦截多遺歟。碑之書法與衛景武公李靖碑如出一手。彼碑據趙明誠金石錄爲王知敬書。知敬負書名唐初名手可匹虞褚。故碑板屢見其書。若太政爲志甯之子官吏部郎中而未嘗有書名。何曰書法與知敬絲豪不爽。卽亭林確見舊本所

載如此。大當爲大政倩知敬代書。又或碑泐之後，後人見無書人姓名，遂補鐫大政名，曰實之，皆不可知也。同治七年歲在戊辰季秋某根書記。

跋何蛟突所藏舊拓麓山寺碑

耆閣所臨注，佗曰：「凡非地，伏嘗高，非馮字。」除結湖陰，非澗陰。追存寶相，非寶相。蔚懇居，以天覆是懸。凡葉有道碑，可證彼下截。佗正心字上截，與此同也。幽巖左豁，非幽谷。據舊翻本及各書攷校得之，非臆斷也。碑在康熙初，爲第艸所燔，落石三片，凡十七字。吳門勞澂在茲，藏曰錦囊之十三季。吳三桂寇長沙，在茲棄千金裝，獨挈錦囊跳去。至嘉慶七年，復墜上截邊角。太守沈

公別合一石故今搨本別有一紙此次之泐載在省志康熙初
之泐則見吾潭邑先輩秦偉士涵邨詩集注中而嘉慶末修通
志時竟未見此集則藝文未悉採獲也谷山石硯見山谷集中
而近季採石琢研詫爲新獲流俗且謂山曰明之谷王得名醴
陵有靖興寺志云相傳李靖駐兵處而韓冬郎集中有此寺詩
故蒙謂修志之事須於閒中令數人專緝故籍而條記之已備
纂輯之用非如此難免陋略卽此碑論省志較詳善化志且改
大根爲六根與山爲惟山此外尙多譌舛此本來荷池兩載信
涉久段不歸然鉤稽頗費數月之力成碑攷數紙而得其兩次
剝泐之繇其聊可解嘲乎

跋蜀中改得麓山寺碑後

麓山寺碑舊搨近今所見已迨州何氏所藏一整幅一標本二搨爲最剝泐僅十餘字此外則左邊缺落數行書刻人名及贊語皆無之矣安化陶文毅公曾得吾邑陳恪勤公藏本於李春湖副憲語見印心石屋集中詠麓山碑詩敘而其家今無此本其用片石摹刻於麓山者筆畫健瘦失真不知所用何本時文毅方總制剛江未嘗躬自察書也惟建謀羣叟之建字其本依稀杼建字形構於文義爲合今觀此本佗入字緣原石已泐微杼末筆之爻後人遂加鐫爲入故致誤也又此本於默受智印已下脫淡入證源至襲如來堂凡三百三十六字披揚宿志失

披字乃命下寮失命下二字此非板泐乃裝潢偶遺耳汝懷曰
原碑太剝因與同人議博采舊搨精本重摹一碑託霞仙中丞
幼庵刺史遠從蜀中段取此本今將返璧略識數語送之同治
戊辰閏四月望

跋 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第三十一冊後

董元宰書溼書傳贊自溼興配至末其次也凡三百四十二字
字徑二寸許每簡四字或三或五跋云褚遂良有此帖頗類八
分余曰顏平原法爲之山谷所謂送蔡明遠紋非行非隸屈曲
瑰奇差得百一耳今按褚書僅徑半寸但有數字數筆帶分意
而體勢方勻平重與房梁公碑諸書之飄逸者不類故思翁云

然思翁大旨逸氣絕倫其於佐書殆偶涉耳。蟠安山長早季致力平原近益專精九勢而正書如造淩虛之臺空諸倚傍。夫不知所自出未知思翁見之旨爲何如也。歲在乙丑五月蘭陔文學兄屬爲題記。

跋米襄陽畫冊

米海岳作書縱橫揮霍一變古法。天馬行空不可羈勒其豪邁實爲古今之冠。意其於六法。必淋漓灑脫不主故常。一如其脫化於八法也。乃觀此十二幅者。秀韻天成細入無間。每幅即擎章法無一犯複。其作樹不甚用鉤勒。輒如唐人浸骨法。一筆直上而仍勁健如骨。風光細膩絕無一處粗疏。可謂工緻絕倫。

固不意其出研山大手也。冊爲韓臣閣學同季校士浙中所得。文孫嘯虹孝廉遣人持示一過。得眼福片時也。

跋右軍鉤本

此右軍帖二卷。乃唐方伯陶山先生所藏。出自泰山趙仁圃相國家者。伊墨卿太守爲之題籤。方伯重裝之後。又已敝亂失次。余從黃月崖封翁誠家僧得。屬齊季馮肫交對別本清理。再付裝池。倩人鉤出一本。眈交則手鉤之。甚細。書釋文於上。其精能爲不可及也。壬申花翰。

書李春湖先生所藏兩宋硯摹本後

往季懸此晏元獻陸放翁兩硯摹本於荷花池館壁閒。與何巖

老同觀相約作詩爲老輩賡續未幾貞老遠出詩事遂輟今重
檢此卷略有攷證俟暇日成之將來補書於後子柔世兄於重
裝時稍畱餘紙已待乎

跋高江邨所題董香光畫冊

是冊大小廣狹凡十六片皆水墨畫豪不署名號大無印記而
江邨詹事謂爲董香光作每簡悉加題識歷數歲而不厭往復
惟其契董之淡斯其識董之確乎詹事著銷夏錄三卷所紀自
晉王右軍及明人文沈諸家皆具而不及香光其凡例云董文
敏畫另爲一卷則其於董蹟評論獨多而後來銷夏錄無此一
卷或未竟梓行而此冊之十數則當大在其一卷中也案冊中

有婁東王俊數跋稱壬午秋過當湖枝山先生出其祖文恪公所藏董畫粉本見示甲申秋復從石泉昆仲偕至時一展玩文恪視此冊如至寶石泉昆仲能如文恪寶愛卽守之百世不難其跋在乙酉二月是爲乾隆三十季江邨之跋在丁丑戊寅乃康熙三十六七季則此冊之存於高氏者已七十季矣枝山爲詹事之孫石泉或爲枝山之子不知又幾何時而歸瞿氏冊中又有袁氏賦諶號信庵數印殆大此冊流轉之處也晉與媛交先生談書畫時未曾及此舊臘從令嗣伯原山長段得攜歸綠漪艸堂令兒萼將諸跋錄出而繆贊數語還之光緒三季歲次丁丑六月朔書距江邨初跋時經百八十季矣

雅宜山人手書卷子跋後

右雅宜山人行書書七發凡絲闌二百五十行行或八九字十
餘字後署丁亥夏五與 昆仲同寓石湖精舍山窗燕坐爲
寫此雅宜子王寵識首有大雅堂印後有王履吉印韓韓齋印
紙縫有辛夷館印昆仲上當有其人字或號空而未書者當時
偶待斟酌後竟缺如非剝落夾非洗抹也破山人始末略見朱
竹君先生笥河文鈔雅宜僧券跋尾云書券之歲在嘉靖戊子
中閒越五戊子迄今季己丑三百有二季矣又據文待詔所撰
山人墓志山人生宏治甲寅醉嘉靖癸巳季四十書券之季山
人季三十五矣又云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屈

蓋論其世者如此其跋尾所繫之詩云雅宜山人寵書泐擬義
獻在咎嘉靖季嘗自手書券結交袁與之高誼絕賈販過從石
湖上讀書重細論後云零落剩片紙筆力千牛健蕭蕭二百季
風流入人興我大故紙蠹醉此不煩勸其佩服可謂至矣案戊
子爲明神宗嘉靖七季此卷署季丁亥則書券之爲一季歷今
凡三百八十有五季也跋中謂山人集鬪畬有六袁氏其可攷
者曰邦正曰尙之曰補之曰永之而僭券復有與之然則此卷
所謂昆仲當卽與之兄弟無疑也其時或爭欲得之山人意大
不能專主故空二字曰待補與夫曰僭券之數十字而爲世所
寶賢若彼使笥河而見此卷其傾倒當何如耶卷爲先從父碧

泉學士所藏已闕六七十季今分屬季孫芝欲曰歸余余之窮視山人乃無僭券可書而季且增於山人之沒世其猶能力追窮者之工而傳之無窮乎世有好古愛才如笥河先生者此卷當不失所矣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六月識於綠漪艸堂

跋周忠介公扇面墨蹟題詠冊後

先從父碧泉學士得周忠介公扇面墨蹟於都門裝潢成冊而單溪南川二公各題一詩案所志歲月則距嘉慶元年學士之醉中經十有八九季竟無他手題詠蓋慎之也道光十五年汝懷出目求詩先後得若干首今又廿有七季矣終恐名蹟歷久湮滅用泐貞珉曰永其傳題作不及悉鐫則曰今隸別登棗板

相輔行之。忠介書之流布人間者。大見長沙周春田太守所刻人帖中。而真書則此爲僅見。其書蓋出入六翰初唐間。故方整峭峻。中別饒冲穆夷猶之度。此其學薈爲之。卽他日從容卦義之符也。至所壽之人。雖不可知。而玩建隼旗之句。則伯已開府江南。言琴堂者。溯其先也。暇日當更攷而得之。同治元季小雪謹識。

重摹周九煙先生帖跋後

周九煙先生七歲工書。八歲出周郎帖。向曰爲傳聞夸美之辭而已。道光初季。乃見其帖。後有琴亭董尚書跋語。始信非虛。帖爲少宰石芳先生典試江南時求索得之。殆孤本也。帖今殘失。

董跋夫僅畱末二語。少宰初得此帖。卽將跋語鈔寄家鄉。希此紙猶存。可與僅畱二語相證。故姑付摹泐。以存其文。其論學畫固妙諦也。惟跋稱曹娥蘭亭。今帖無蘭亭。而有黃庭樂毅。或石刻原有數種。跋中雖舉其二。而帖復有所遺。與向見帖中署款一稱八歲小子書。一云九歲童子周星書。今惟黃庭尙全。而無款識。餘皆失尾。深悔曩時忽忽過眼。未之紀載。經三十餘年。遂已恍惚。此山季逾六十。力圖重付貞珉。以存絕業。真有心哉。後生學書。不守槩。獲涉筆亂塗。試看先輩。僮幼時何等端謹。而一得自矜者。觀於元宰所論。又當憬然悟。爽然失矣。同治丙寅中无題記。

摹刻李翔雲先生手書跋尾

李翔雲先生文莊公騰芳之弟萬歷壬子孝廉國翰順治六年殉城者也其於勝國爲義士而行義不傳於世茲名字大泯然無聞余先世藏書中有舊化過伯英氏詩刻一帙冠曰先生手書敘文眞吉光片羽也亟付馮安上石曰永存之心生後裔尙懃令於二百季後忽見遠祖手蹟豈非絕奇文字之顯晦固有草之致而致者矣文莊翰墨大絕少流傳惟見學宮櫺星門上數字其批點陽明文集間有刻本見於湖北某許或有手書在上也

摹刻陳恪勤公墨蹟跋後

陳恪勤公書唐人律詩一卷先世所藏今付此山摘樛三首上石已行於世戊戌爲康熙五十七年公行年五十六歲時在奎英殿修書故壽代頌揚字大用提寫又稱謹書良已身尻禁庭大或備乙覽也

陳恪勤公手札跋尾

右吾邑恪勤陳公致所親手札一幅自言行於署名後添注二行其廿有九行除剝落者尙存四百三十餘字案邑高塘李氏有諱士鰲字直臣者順治十八年生由國子監生加州同知銜娶於陳其長子溶康熙廿有二年生由埒貢任河北同知乃札中所謂姑翁表弟者也李氏爲壽剛李文莊公騰芳族爲邑名

家汝懷姑氏大適李表兄亮縉雲枝縣學廩生天才卓犖不畜
早世直臣君乃其高曾也此札當流傳于雲枝家不知何時落
從子芬之手某已珍藏古蹟從芬易得之奉寄岱雲三兄同季
太守楷汰正鋒斂筆深得書家祕奧而行艸勁疾若不可控馭
者雅欲已公書之淳涵宕逸廣之且不惟其書也推此書之佗
當在康熙五十季外第二次修書內廷之日正兩經大難之
餘公既已剛正嚴毅忤重臣意其爲人峻絕不可近乃觀書中
薄物細故委曲詳明無一豪與人情相遠然則其爲峻絕者固
從平易出之非一時之激於意氣所能爲矣而家常瑣屑之書
紆餘頓折如佗屏幃未嘗已輕率了之蓋公之力量福澤具於

一書見之不待攷其功蹟而後識爲偉人也。太守旣官行政卓爾不羣。所私心已偉人相推許者。其則不遠。詎社執事之步。差焉賢哉。又恪勤我所出也。其外大父諱仕翰。生萬歷閒。屬汝懷高祖考之高祖行。距今歷八世。舅氏曰天錫曰眾彥曰天英。皆縣學生。其時當常有書縈通問遺。汝懷方重修家乘。連綴宗支。儻采訪有得。更當與太守共欣賞之。咸豐元年六月。

陳恪勤公家書跋後

邑先達陳恪勤公家書六柬。末載三月二十八日諭樹芝樹萱。攷公集壬辰元旦詩云。穉子青鐙隔萬山。自注芝萱二兒負笈常甯。公家山四百餘里。據此則兩公子之往常甯在壬辰之歲。

壬辰爲康熙五十一年。於時公已守蘇被劾。羈寓鎮江。已逾歲矣。先是部議發黑龍江疏久不下。明年六月蒙赦入都。仍領書局旋爲武英殿總裁。而此札則疑伯於至京之後。已京江。唐中臨別云云。伯追滯之辭。不必泥其已患難爲戒。謂爲猶未出險也。恪勤天懷坦蕩。其處非罪之縲。乃出檢壬之周內。竝非聖明之謂當誅。故哦詩作書不改其繁。何嘗有巢傾卵毀之虞。而顧曰此切戒公子者。欲已警惕。斂其放肆耳。故蘇州不可尻本邑。夫不可尻。皆恐爲侈靡夸誕所漸染。卽月課九藝。亦藉此束其身心。使日從事於義理之途。俾無暇縈心外慕。蓋賢父兄之閑其子弟者。其用心之周且苦若此。而已世俗科舉利祿。

之見測之淺矣。其後七子皆才。詞翰事功各有表見。謂非貽謀之誓而能然與。惟其官少農者。傳聞有氣凌邑宰一事。是非曲直未知其案。而縣志載其兄生母惠未葬。不冝除服。是豈放軼禮法者乎。段老爺云者。往時鄉俗於尊長之有科甲官秩者。恆稱某老爺。某太爺。汝懷少時聞家中長輩稱說。大皆如此。固由風尚之樸。大已見名分之嚴。謂卑微之稱尊賢。當與氓庶之稱尊賢同。乃無失下不援上之義。觀於此。札則恪勤平日與公子問荅間之俱。佗此稱可知也。今之末學小生。轉於凡有名佗者。夷視而爾汝之。其曰此爲無諂乎。大誤甚矣。段先者名嶸。生號柱湖。又曰相山。其鄉舉時恪勤已佗令浙中。其通籍在康熙四

十五季。又恪勤拘繫江甯之曰。迭其相見定交。當在事解入都之時。而段先旋由中書出爲福建上杭知縣。及恪勤守蘇。再被拘繫。而段大從廣東新安任落職歸田。省恪勤於羈所。故曰。兩公子往從受業也。初段先因公事投牒大吏。自言崛強成性。非不設言。其後卒曰。條陳言事被屈。然筮仕時恪勤送之曰。詩曰。事當盤錯。難何避功。在澄清志弗違。又曰。車經九折。途原險口。記三緘道始真。固知之深而言之切矣。其制藝刊本人多讀之。而萊竹園文集柱湖詩艸則未之見。閩人鄭方坤者。柱湖門下士也。纂國翰詩人小傳。稱其負天人姿。過目成誦。又謂負經濟略坎壈纏身。蓋深惜之。而省志所云歷仕有惠政。曰恩歸遂。

不復出非其實也。文獻之徵誠非易易。因埶箸其略於此。同治歲在丁卯中秋爲湘陰李仲子都轉題記。距周石芳先生書後時四十有八年矣。

摹刻劉文正公禮闈所臨稷帖跋

劉文正公書此帖。後十二季先從父碧泉少詹分校癸卯秋試。援此故事求主考劉文清公。次用題紙臨寫稷帖。裝潢成卷。翁閣學題曰奎垣欣遇。近何子貞太史題十八絕句。經胡恕堂中丞刻置屋壁矣。轉漈此帖不知存亡。而竟於鴻臚公曾元家得之。嘗伯奎垣合璧之譌曰志欣幸。茲付傳君念山雙鉤上石。以廣其傳。夫呂棘闈臨帖已屬罕聞。而文正文清爲名父子。鴻臚

少詹爲從祖孫兩世翰墨之緣兩家親洽之誼又豈易得今且
歷百季而復顯於時始末奇誕之不可終闕乎同治壬申重九
謹記

摹刻先鴻臚公墨蹟跋後

族曾大父鴻臚公諱典字徽五其爲書如其爲文凝重鬱盤元
氣充溢故享大年卽其屬艸可見此從彙本摹出故無欺識也
跋何緩安召客帖子冊

曾王阮亭先生諫陳香泉太守弁禧云已叵入艸驚蛇迹又失
嶽崎磊落人吾於東洲先生次云然此卷一召客詣人之記數
片目在他人爲廢紙舊紀乃能拾存裴漢而什襲之此惟唐之

蕭穎士或有此從者。大可媿士人之輕視翰墨不稍珍重者矣。

周石芳先生手札跋後

右少宰周石芳先生與同邑孝廉曾先生書。孝廉諱之懃字襄。耘。箸有恣恣子詩集。汝懷少時得見少宰北游艸一帙中有與曾襄耘詩數章。乃少宰初應禮部試偕孝廉北上之。佗初不知其何名。及近宰採輯志乘得見恣恣子詩藁。始悉其客游四方。大概未幾磨君昭儉於其後裔。段得此札。遂爲裝潢成冊。出已相示。札佗於嘉慶元年。迄今歷歲七十有八。而能慎守弗失。孝廉可謂有後矣。札凡十簡。簡各八行。每五簡紩。京尻瑣事。非與孝廉至契。不必如此致詳。後五簡則專紩先從父學士病終狀。

非至契友不必如此致詳也。學士之醉於京寓家中，無能言其情狀者。或謂爲亏東從父藥誤，且傳上。兄峯侍郎詎病之辭。亏東爲學士胞兄，於醫尙補益。侍郎亦工醫術，流俗遂從。埴會之，非得觀此札，莫辨其誣也。且學士身後無狀誌之文，行誼不傳於世。今觀少宰所謂品行精神，氣魄相兒，皆無舛法。又期其繼雲房而起，則儼曰：公才公望，屬之得不惜其甫踰強仕而訕然已止乎？此札直不啻學士之事狀矣。爰錄存其後五簡，而書此以歸之。同治十有二季歲在癸酉嘉平望日。

埴錄原札○碧泉先生前月十九偶感風寒，竟致不起。至廿九日遂爾長逝。意外之變，極可感傷。想吾兄聞之，大當爲之

慟哭也。自四月末碧泉夫人感冒病重。適值南安太守爲之請仙。每日開方歷著靈驗。至蒲節後竟獲痊可。由是信之甚篤。迨其自病本屬甚輕。不過頭上及手心微熱。乃大屬其請仙。雖不見效。病大尚未大增。至廿六請第五方。遂開補中益氣湯。自服此藥。遂發譫語。曰。是病者旣不知要請仙。而丐東大斷不肖信仙矣。因轉手服涼藥。如白虎湯。竹葉石膏之類。廿七日吃粥十碗。廿八日尙吃四碗。然其糊塗如故。是日午服黃連。遂爾安睡。舉家歡慶。曰。爲誕虞。輒意睡覺之後昏迷如醉。是夜寅時遂絕。非特其家不料其死。卽彼大不自知其何已死也。豈不哀哉。已碧泉之品行精神。氣魄及其相兒星。

命皆不宐短命歿者而皆不可恃人生若翰露不夷信乎上有老父下無弱息其妾已孕十七月而尚未分娩尤屬怪事且家無儋石負欠纍纍現在欲歸不能雖修書各處告急然世道日艱人情日薄恐未必大有所濟嗟乎天之戾斯人亦已酷矣弟與之聚處肯後五六季其相親愛不啻手足卽今季不得已移寓寶應縣不忍舍然亦無三日不往來杯酒談笑者朋友中相知好如碧泉能有幾人今而後無復休戚相關者而弟之勢亦孤矣且吾鄉繼雪房先生而起者微斯人誰屬乃今季謝薌泉曰細故罷官碧泉又曰非意頤命則省運可知真令人短氣也近來每日在彼照料殊無暇晷燈下

輒此不覺言之甚長。曰吾兄大與之樂好當同此傷感耳。六月十日。

跋陳筠心考功北湖詩墨刻後

往曰道光癸卯冬遊郴時天寒事冗未及詣訪北湖。後見春海學使師集中北湖詩而不知吏部雲心先生有次韻之。其書泐大業所罕見。今觀此刻詩則奧博兼韓與樊而筆格大具有伉直之氣。猶邈然想見三十季葑蔣談高論時也。追惟往蹟感慨志之。己巳秋日。

題馮此山書譜臨本

虔禮此敍論者謂安氏本在停雲之右。余未嘗究習此書。無日

新濟世堂文集 卷十九
七
窺其底蘊。大不隨眾口爲低昂。此山齊季翁先段。余停雲本臨
仿。後又從事安氏。三數季來。遂臻精蘊。想池水之盡墨也。茲且
揮汗長夏。礪石書丹。而架燧絲豪。無失。是何神勇。老拙望洋。滋
媿而已。同治乙丑七月。

顯友人刻本

天下億萬人攻夷。而不知其利害所在。天下億萬人籌夷。而不
知其奧窔所在。惟道聽塗說。不加攷察。故也。苟其排擊割剝。皆
中理解。則何十二牛之不可一鞣解哉。雖解不解。尙有天事。而
此書則屠門之大嚼矣。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人卽不曰俊傑。
相奉而能謂爲不識時務乎。蓋近日之有數文字也。邇來中外

之尋釁不已其故起於捕風捉影豪無實據之爲夷學者雖賢
智不免爲流俗所遙而實敎堂之自爲啟釁納侮也太敎堂則
譌言無自而生譌言息則人心定士氣靜矣其爲利益且不止
於夷務也光緒二年仲冬

綠漪軒堂文集卷十九終

男式常校梓